年終歲首

商店到了年底，要生意好，或為出清存貨，貼出“年終大減價”。

有朋友們，過了一般退休年齡，要繼續工作；雖然能力不減低，經驗也許更高，照規定還是享受減薪留任續約。有位教授，薪資打八五折，講明不得再管行政。如此待遇，頗感到像是“廢物利用”，自尊心受傷害。在某些機構，過了某年齡階段，乾脆不予錄用！年資本來是資產，竟然成為負債。在暮年想到這樣的待遇，難有歡慶的滋味。這是另一種“年終大減價”，年歲將終，身價大減，如果還需要那份收入，就不得不屈尊賤賣了。

中國舊時是農業社會，記得春苗，夏長，秋收，冬藏。因此自古相傳的習俗，冬天到了，就不再出到田裡耕作，也不在外奔波，而在家擁爐取暖，欣賞着飄降的瑞雪，憧憬着來歲豐年。

古時一位希伯來詩人，在類似的境況，敘述着他內心的困苦：“我儆醒不睡，我像房頂上孤單的麻雀… 我的年日，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乾。”(詩篇第一 0 二篇 7,10 節) 孤單和感到生命無常，正是現代人最難受的，迫使他們去追逐狂歡，去尋求各樣新的麻醉。我們會隨口說“人心不古”，看來古人豈不是也像今天許多人的一樣嗎？寂寞和短命，人普遍的問題，真是視今猶昔。

宋朝的大文學家蘇軾(1037-1101)，不僅詩詞豪放，為文超逸，也為人正直，一生宦途並不順利，晚年更復如此。宋神宗熙寧六年(1073)，蘇軾奉詔賑濟災民，途中遇歲尾年關，他不想進城打擾別人，決定在船上湊合着度過除夕。想到有些人家正在吃團圓飯，自己卻孤舟飄流，心裡滋味很難受，因作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”詩二首，其一說：

行歌野哭兩堪悲　遠火低星漸向微
病眼不眠非守歲　鄉音無伴苦思歸
重衾腳冷知霜重　新沐頭輕感髮稀
多謝殘燈不嫌客　孤舟一夜許相依

他聽到寒夜風聲，呼嘯着劃破長空，彷彿是哀訴：屈原憂國愛民，為讒臣所忌，不見容於朝廷，迫得自放，澤畔行吟，憔悴長歌；野哭則是苛政害民，災黎缺衣無食，都是可悲的境況。蘇軾歸咎於固執的王安石變法。夜闌燈火稀，星光低微，周圍黑暗淹來。外面的冷霜，加深內心的悽惶，雖然蒙蓋兩層被子，寒意還是透入體內。雖然他剛淺入中年，頭髮已經見稀疏了。殘燈的一線光明，是心靈的唯一安慰，在孤舟中同過除夕夜。其二結尾時，

道出其最低願望：“但把窮愁博長健，不辭最後飲屠蘇。”意思說，不怕過窮愁的苦日子，惟願能無災無病活下去，就是最後一個年共飲屠蘇酒也好。可惜，誰也不能宣告這基本人權。

你自然想解決這人類共同的問題。

我們很容易理解，所有孤單都是分離的結果。神是永遠生命的源頭。最基本的原因，是人犯了罪，與神分離；各樣的問題，無不隨之而來。

聖經告訴我們有個好信息：“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，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，靠着祂的血，已經得親近了。…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怨仇，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了。”(以弗所書第二章 13-19 節)人犯罪與神分離，絕不能用行賄送禮的世俗門路求和平，神就差祂的兒子基督耶穌降世，成為肉身，為代替我們罪的刑罰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寶血，並且在死後第三天，從死裡復活，為我們開了蒙恩的生路；你如果悔改相信，就免於下地獄滅亡，反得永遠的生命，成為神家的兒女，永遠不再分離。

現在，你就可以這樣向神這樣說：

> 神啊，我承認自己犯罪，該死該滅亡。感謝神的恩典，你的兒子耶穌基督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寶血救贖我。我相信，我接受。求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使我得與你和好，作你順命的兒女，活着能榮耀你的名。奉耶穌基督的名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